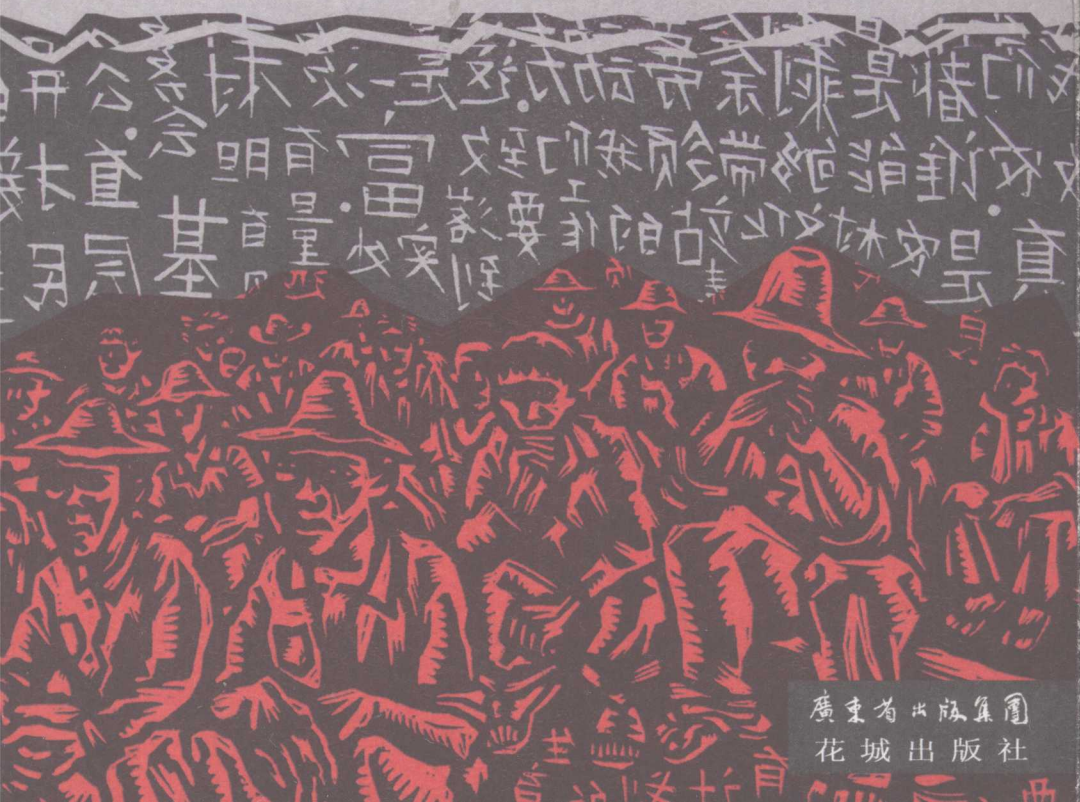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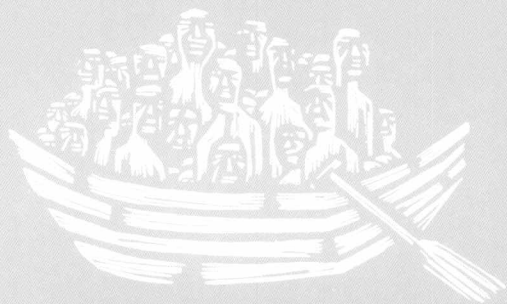


# 记忆的**红**皮书

朱大可 / 著



广东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



# 记忆的**红**皮书

The Memory of Red Book

朱大可 /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### 记忆的红皮书

朱大可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 1

ISBN 978-7-5360-5194-2

I. 记... II. 朱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8424 号

责任编辑: 林宋瑜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装帧设计: 张 嫣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965×127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.625 1 插页

字 数 20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定 价 34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# 目录

---

## Contents

### 第一辑 脚与颅的叙事 \ 1

- 洗脚之歌 \ 3
- 隐士的游戏面具 \ 10
- 墙的精神分析 \ 14
- 迷津与线索 \ 21
- 约伯之痛：我们无尽的哀歌 \ 29
- 灵玉的精神分析 \ 32
- 瘟疫、肺癆、萨斯：疾病美学三部曲 \ 44
- 萨斯时代的口罩美学 \ 49
- 缅怀浪漫主义 \ 51

### 第二辑 记忆的红皮书 \ 65

- 大革命时代的邻人们 \ 67
- 音乐的秘密节日 \ 75
- 书架上的战争 \ 82
- 众神的嬉戏 \ 89
- 吃喝的自白书 \ 96
- 1967 年的鸡血传奇 \ 103
- 祭坛上的童年 \ 111
- 领与袖的红色风情 \ 118
- 迷津里的少年行旅 \ 125

疯癫的喜剧 \ 133

### 第三辑 城市·密码 \ 141

越过上帝的废墟 \ 143

墓地的缄默和光线 \ 146

两千年的孤寂声音 \ 149

人类学镜像和花腰彝歌舞 \ 152

图书馆的生死书 \ 155

歌剧院里的隐秘戏剧 \ 158

茶馆、茶道和世界的容貌 \ 161

咖啡馆的文化春药 \ 164

雕像的旧梦新愁 \ 167

老虎洞、故宫和沙尘暴 \ 171

哈卡人与京沪轴心 \ 174

明清民居的权力布局 \ 180

### 第四辑 声音的颂礼 \ 187

声音的戏剧 \ 189

眺望男孩嬉戏的乐园 \ 192

死亡的多米诺骨牌 \ 195

公寓，在失眠中燃烧 \ 197

无常年代里的生命请愿 \ 198

### 第五辑 唐人街歌谣 \ 201

市政厅：风快速掠过手指 \ 203

乌托邦的歌剧院 \ 205

唐人街和欲望的战争 \ 208

穿越中国迷园的小径 \ 211

莎拉：一枚沉默的火焰 \ 214

舞蹈的盲肠 \ 216

## 第六辑 字词和影像的真理 \ 219

贝克特：一个被等待的戈多 \ 221

加缪的西西弗 \ 225

我坐在加缪先生的山顶上 \ 231

走出思想的童谣 \ 234

“荡妇”麦当娜和香烟变法 \ 238

女胸的三种历史语义 \ 241

乌托邦的服饰 \ 244

## 第七辑 小说烧杯和炼金术 \ 247

雷雨前书 \ 249

方舟哀歌 \ 254

铜镜记 \ 258

罕达奇迹书 \ 262

巢父记 \ 275

仙鹤启示录 \ 284

## 诗歌：妹妹（代跋） \ 2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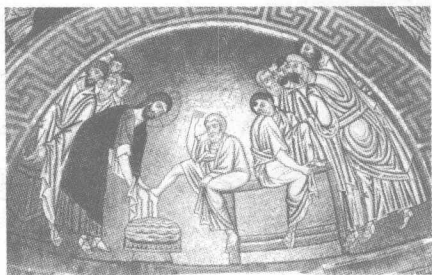
## 后记 \ 301

**第一辑**  
**脚与颅的叙事**



## { 洗脚之歌 }

我该如何颂扬洗脚的事业呢？相传，一个著名的托钵僧从希尔山朝圣归来，他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是：打开水来吧，我要洗脚。然后，他在沸水里洗它，面不改色地注视着它起泡和被灼伤的全过程。现在结束了，送我去诊所吧。最后他平静地说道。那么，这个人要洗净的是什么？他想洗去的是什么？在清洗之前他是什么？而在清洗之后，他成为什么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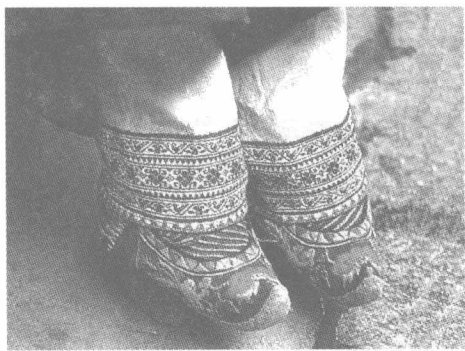
中古壁画《洗脚的耶稣》：由于一次价值的误解，脚足与眼睛产生了对抗：眼睛很疼痛，为此它付出了美学的眼泪。

这是一些难以启答的问题。要求我沉思它们的契机，是一次“行为艺术”的奇异表演：把光裸的脚投入红色木盆，让水环绕和亲昵它们。这种猥亵行为是非礼、嘲弄和轻蔑的，所以我看见了诸多惊异与愤怒的目光。哦——，这真卑鄙！这是一个美术阴谋！有人奔走相告，指控着洗脚者的罪行。

是的，我承认这种行为的意图有些闪烁，甚至洗脚者自身也陷入了它在语义上的虚假性里。洗脚者说，我是傲慢的，我要用下面的器官去打击公众上面的器官。我发现，由于一次价值的误解，脚足与眼睛产生了对抗：眼睛很疼痛，为此它付出了美学的眼泪。

为了拯救那些不幸的眼睛，托钵僧出示了明亮的言行。他从远方的山里走来，他的脚足涉及了广阔的空间。洗脚，首先是对尘土的否决，而后是对一切取消脚足意义的企图的抵制。

在人类的逃亡中，足印的价值令人发指。远古的亡者都是真正的巨人，在时间走廊里逃遁得无影无踪，只留下稀有的足迹。越过北方的大泽，姜嫄发现了其中的一个。她躺在凹陷的印坑里，像躺在巨大而柔软的摇篮中。亡者的神性就这样进入到她的里面，使之受孕，并缔造出一个叫做“周”的英雄种族。这个奇迹足以让我们了解上古遁者及其肉足的伟大性。



“哦，它真小。它多么小呵！”人们  
无限怜惜地赞叹道。

由老子命名的、伟大而秘密的“道”，它在哪里？如果“道亦道”而非“恒道”，那么什么才是供我们行走的寻常（“恒”）路径？老子拒绝回答这个。他仅仅告诉我们关于“德”的知识。在老子的字汇表里，“德”就是有关“道”的走法，就是心灵对街道的全部经验。通过“德行”这个字词，我们抓住了先哲暗示的事物，就像抓住了他行走时扬起的轻柔尘土。

老子和他的脚已经逝去，却留下了“道士”——那些“走路的人”，留下了供我们行走的秘道。这是多么慷慨的赐予呵！我们用足小心地触碰它们，继而同它们交谈，说出一种音调和语言。这时，脚足是触角和舌头，是出现在道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事端，拥有一个谦卑的姿态。它向下生长，一直俯伏到了土地的高度，敬畏地倾听来自道路的伟大声音。那些声音，包含了关于走向未来的线索的秘密消息，像泉水一样涌现着，被足掌的中心所经验，那个部位，正是叫做“涌泉”。

在身体之杵的两极，头颅升上天堂，而脚足降向大地。由于这两种器官，人加入了宇宙，这就是所谓“天一人一地”三位一体结构。然而，由于脚足的谦卑性，目击者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。被脚足激怒的尘土飞扬起来，覆盖并改变它们的肤色。这一情形深化了已有的误解，使人痛切地感到它们的肮脏、低贱和臭气熏天。它们不过是身体的忧伤的奴隶而已。

这种误解严重损害着脚足的事业。洗脚，乃是针对怀疑主义目光的一种自我辩解。它向公众怯懦地说道：我是干净的。由于它的请求，水带走了污秽。我注意到这种洗脚过程的卑鄙性。它向水转移了危机。接着，人的目光变得柔和了：瞧啊，它真的变干净了！人就废黜了水。

基于上述目标的洗脚，不能把卑贱性从脚足上剥离。它仅仅是与公众偏见的临时和解而已。空间的观念那么坚强，上与下的关系，被当作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。这一立场甚至侵蚀了语言和称谓的领域。即使我们夸耀一只（个）“高足”以及夸耀低贱事物所拥有的非凡高度，它仍然是在我们下面的事物，是门生、学徒、侍从、奴婢和小厮。然而，假如我向一个人发出“足下”的谦敬呼喊，那么究竟谁在谁的足下？呼叫者与呼叫者，他们之间谁更卑下？

再没有比“足下”这个称谓更令人奇怪的了，它的语义和字义构成了强烈的对抗：它本来要表明对方身居足下的超级卑微性，而最终却成为对于足和足以下事物的敬意。交际社会的言辞的这种价值指向，揭露了脚足的内在崇高性。

脚足的崇高性的另一证据，是人对女子秀足及其鞋履的景仰，并且从这种景仰中发展出了奇怪的美学，它要制订有关脚足的尺度和形态的律法，以保证眼睛的趣味得到最充分的满足。脚足幼年的时候，漫长的布匹有力缠住和塑造了它。通过尖锐的痛楚，它最终呈现出一种无比玲珑的形态。它要凭藉这点打动人间的傲慢情感。我想援引杨贵妃的绣鞋作为这方面的例证。那只玲珑的小鞋，在茶姬、商贩、役吏和武士的手上辗转，像一个激动人心的谣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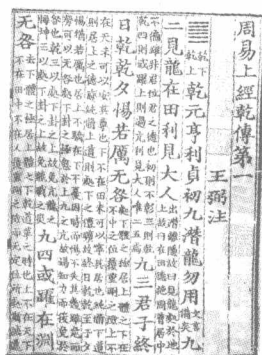
“哦，它真小。它多么小呵！”人们无限怜惜地赞叹道。

尽管脚足的行走功能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摧毁，但美学涌现了，它以一种侵犯和迫害脚足的方式颂扬了这个器官。这是对抗自由和质朴的美学，它把脚足的尺度和力量加以消解，然后在娇小纤弱的生命气氛里，美的光辉明亮起来，向我们说出病恹的、颓废的、自我残害和自我取缔的语言。

显然，正是由于足对于逃遁的重大意义，使缠足成为最有效的抵制策略之一。封建国家意识形态要求着人的皈依，在广阔的土地上搜罗人

口，用户籍、档案和效忠哲学囚禁他们。从这样一种立场中诞生了缠足的技艺。漫长的布匹抓住女人的天足，把它们改造成一堆玲珑剔透的废物。

一双经过严密监制的美足，意味着人与地面（世界）关系的彻底变易。在无限纤小的事物上，人既不能保持身躯久立的姿势（这与尊严有关），也不能维系住一个远足的理想（这与自由有关）。于是它最终取消了女人逃亡的可能性。



《周易》的爻辞声称，它描述了宇宙两极间交换与对流的罕有景象。

这是在表明男人的诸多自由么？正好相反。对于男人而言，女人是纠缠他的脚足的柔软布匹。女人的小足环绕着企图出走的男人，亲切和感伤到了无比残酷的地步。信笺、鸿雁、相思的眼泪、老母的针线……，所有这些弥散于古代诗句里的事物，构成了布匹的美学形态，并藉此塑造着男人的家园心情。

这无非是从一个比较不正常的角度重申了脚足的意义。而从一个比较正常的角度，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见，脚足的内在崇高性曾如此引发着人对它的普遍思念与爱戴。

早在周朝衰微的年代，武士介子推追随太子逃亡，为喂养饥肠辘辘的领袖，竟割下自己的腿肉。太子登基之后，却并未给他必要的回报。介子推怒不可遏，永不回头地遁入清冷的山林。国王听说了这个消息，痛悔自己的过失，用放火烧山的计谋请求他的宽宥和复出。而这个满含冤屈的人竟在烈焰中抱住最后的树木，慨然逝去。为了维系一种永恒的纪念，国王命人用那株树木制成木屐，穿在脚上。每念割股的恩情，他就低首俯察，叹道：“悲乎足下！”

这与其说是对介子推的情操的追思，不如说是对脚足最沉痛的颂扬。它回答了我们对于“足下”称谓中所包含的崇敬性的疑问。是的，我们目睹或耳闻了大量历史中的逃亡奇迹，它们要恢复脚足的本始地位，也就是促使脚足回归到一个崇高的地位上去。

这里，我们正在触及某些更深的疑虑。如果脚足的地位还不够崇高，那么什么才是它应有的位置？如果脚足受到了贬斥，那么什么才是

它原初的景象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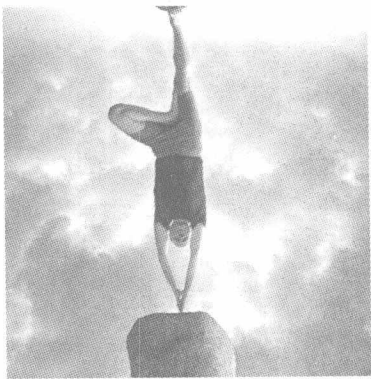
一本叫做《周易》的上古经书企图说出这点。在“泰”这个伟大而吉祥的卦体里，象征头颅的天和象征脚足的地是彻底颠倒的：天屈居地面而地升现于天的高度。《周易》的爻辞声称，它描述了宇宙两极间交换与对流的罕有景象。这肯定是罕有的：事物在它自身（此岸）与客身（彼岸）之间自由游走和往复，它表明了一个存在者所行走的道路的通达。

“泰”与其说它是对某种事物稳定性的判定，不如说它是对一个通达的存在的揭示。使我惊异的是，在受胎的时期，或者说在子宫的秘室里，所有人都曾经静止在这个非凡的状态上。我们头足倒立地悬浮着，像悬挂在上帝的支架上的天真蝙蝠。这个“泰”的姿势，正是人唯一正确的在世姿势。

全部的不幸在于，当我走出密室时，我的姿态被粗暴地校对了。我的头颅被拔到脚踵的高度，而脚踵却贬窜到了头颅的位置。那么，从我最初的、为失去一种最本体的姿态的哭泣里，存在的痛苦永不回头地出发了，它将鞭我、扞我、撕我、杀我，直至我的头颅一劳永逸地垂下。死亡平息了这一争端。是的，当我目睹一具头颅与脚足处在同一水平线的尸体时，我将意识到，从此它们要受到最平等的对待：腐烂和消失。

让我回忆一下存在主义者描述存在的诸多概念吧：烦、畏、荒谬、无价值、无意义和无力性……所有这些耳熟能详的字词，旨在给定一个共同的处境，那就是存在的阻塞性：人们无法凭藉自己的力量走向上帝，人们也听不见上帝的邀请和他所指示的道路。荒谬，就是人的存在可能性的最紧密的阻塞，它消解了存在的意向性和行动性的全部意义。而所有这些困境仅仅导源于一个错误的姿势，或者说，仅仅导源于脚踵与头颅的相对关系的倒错。

“否”（pǐ），作为“泰”的对立卦，中国存在主义的核心术语，正是如此要求我们去领悟脚



端详一个瑜伽徒所做的倒立练习，人们将发现脚是充满表情的。

踵的意义的。为了纠正那个惨遭纠正了的姿势，必须练习瑜伽及其所有类似的功法。瑜伽教师宣称，头足倒立是保证灵魂重新归于平静的道路。这是真的，在古怪的倒立中，头颅的气或价值沉降着，而脚踵的全部价值则浮升起来，开始中止良久的对流。而后，阻塞和阻塞所引起的痛楚消失了，最终，我的灵魂将由于痛楚的消失而变得安谧。

端详一个瑜伽徒所做的倒立练习，人们将发现脚是充满表情的，它瘦骨嶙峋地向天空开放，像失落了树叶的枯枝，在宇宙的微风里簌簌发抖，说出一种孤苦无助的语言。这种虚假景象蒙蔽了人，使人忽略了它的内在傲慢：它并不羞怯，它只是斜睨着世界而已。

这点肯定会令我感动。一种有灵魂的傲慢的器官，洞悉了头颅的各种弱（它的笨拙性、愚蠢性和非行动性，等等）。它要创造一种奇迹，使

人相信逃离存在痛苦的终极可能。或者说，它要走通一切身体里面和外面的迷津，使人借助身体的循环投入宇宙的循环。

脚踵就这样启示了我的梦境，使我可以看见人们在瑜伽城邦里的行走情景，看见脚踵像和平的枪枝一样耸立，上面发育着奇怪的眼睛与面孔。人们用这个器官互相注视和问候，而头颅却在街面上谦卑地旋转着，像驱动车轮的子。我看见睡莲、百合、菩提和充满香

气的湖泊，看见环绕众生的无上幸福，像风缠绕树一样缠绕着脚肢和以脚肢为代表的灵魂。在脚肢的树林中央，是喜悦的寺庙。我还看见神殿的净坛上陈放着第一位修习倒立术的人的脚骨，它光辉夺目，照亮了每个正在洗脚的家族。

有一支关于脚足的非常古远的谣曲，被收集在屈原的诗歌总集里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这支谣曲假装是在谈论头与脚的清洁性，以及沧浪江水的功能问题，而其实却向我指涉了脚的内在清洁。一个时间的匆忙过客，他会在信念的河流上洗



在谣曲、念珠、莲花、转轮、蒲垫、木盆和鞋履的景象里，它们活着、不死、变化无端和充满喜悦。

涤他的帽带和脚足么？他将从桥上行色仓促地走过，奔赴那个被给定了的结局。只有一种从存在的残酷性和紧张性中获得解放的人，才可能驻足于所有美丽的风景，在岁月的河岸上洗濯生命的尘土，而后，唱着无词之歌，来他的来处和去他的去处。那么，这与其说是对脚足的称赞，不如说是对脚足所蕴含的更自由的逃亡精神的一种言简意赅的颂扬。

这种颂扬的力量是罕有的，它从另一侧面揭示了存在的痛苦：我们甚至丢失了为自己洗脚的愿望。在地球上，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曾经为它的街道修建过用以洗脚的喷泉和水池，以便风尘仆仆的逃亡者能够享用洗濯与嬉戏的权利。耶稣洞悉了这点。为了给出一种补救，在即将奔赴死亡的前夜，亲自为他的门徒打水和洗脚。这个仪式是奇妙的，他不仅要表达对于脚足的崇高敬意，而且要使人通过这种敬意获得灵魂的新生。

保罗主义者歪曲了耶稣的用意。教会竟然要求人们用头颅去迎接神圣之水的洗濯，以致把头颅投放到脚足般崇高的地位。假如这不是针对人民的阴谋，那么它至少也是针对耶稣的一次蓄意的悖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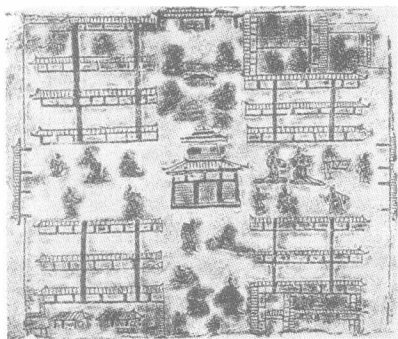
耶稣的脚足是明亮的，它拒绝卑鄙的尘土，但它不能拒绝尖锐的法利赛人的铁钉。相反，它要在从事洗礼之后接受伟大的磔刑。犹太祭师无疑注意到了脚足从耶稣那里所获得的意义，他们就指派铁钉去阻止它。而耶稣则要表明铁钉的无用性。耶稣说，看吧，我带着锈蚀的大钉，但我仍然是自由的。他的确证明了这点。在受钉的第三天，他复活，然后独自向新的乌托邦逃亡。

脚足的奇迹已然向我们无限地呈现了。在谣曲、念珠、莲花、转轮、蒲垫、木盆和鞋履的景象里，它们活着、不死、变化无端和充满喜悦。我无法清晰地讲述我目睹和经验的事物，这不仅因为它们是某种灵魂的秘密，而且也因为它们在一切言辞的外面。那么，在陈述结束和缄默开始的时刻，我将走向我的木盆和清水，并且这样恳求说：

我要洗脚。请让我洗脚吧！

1990年9月14日夜于上海寓中

## { 隐士的游戏面具 }



古城地图（东汉）：流浪和逃亡的日子已一去不返。在市井的喧嚣中，他们百无聊赖地活着。

无赖是流氓衰退的标记。在英雄和侠士的最后时刻，江湖开始沉默，随后又变得更加聒噪，因为无赖正大规模涌现，像飞扬在庞大旧宅里的灰尘。无赖就是丧失了信念的流氓，灵魂与肉体都无比慵懒起来。流浪和逃亡的日子已一去不返。在市井的喧嚣中，他们百无聊赖地活着，依靠欺骗、敲诈、偷盗、淫乱或吹牛与回忆，度过平庸可笑的生涯。无赖拉上了流氓英雄时代的帷幕。

另一方面，在历史苦难的阳光里，精神与肉体分离的时代开始了。越过秦汉的严酷岁月，两晋的动乱浮现在所有史官的典册之中。贵族与人民远离家园，向着温暖的南方大规模逃亡，丧地者和丧国者的恸哭交织在黯淡的土地上，构成第一代与第二代流氓最广阔的温床。隐士的队伍像山上的薇菜那样生长，达到先秦以来令人惊讶的数值。

对于隐士，我们能够发表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？最初，隐士被当成了某种更为高洁的失地者或失国者，为捍卫肉体的安全和灵魂的自由而含志苟活，如同庄周所热烈颂扬的泥龟。他们是那种企望在土地与国家以外获得家园的人，并且比任何流氓都拥有更饱满的信念。就此，隐士跟无赖构成了流氓的两极。在无赖的卑琐背景下，隐士的面容放射着恬淡的光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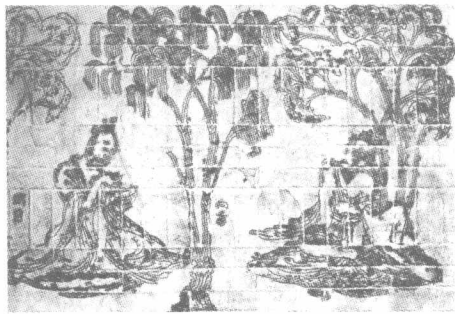
隐士同时是流氓英雄内在的敌人。面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呼声，他们终止了全部的倾听。他们是耳目俱塞的游戏者，行走在世俗暴力的外面，拒绝对一切罪行作出判决。当英雄在血泊中翻身时，隐士正演奏着古琴，眺望天边的鸟群。隐士说，我是与世无关的人，我虽然醒着，可是我睡着。隐士就这样旷达地取消了英雄的悲剧意义。

## 竹林七贤的游戏：面具还是实存

让我们来检索一下“竹林七贤”的事迹吧，这些伟大的隐士标志着中国流氓精神所能企及的最明亮的高度。我们被告知：游戏是他们的基础话语方式，而“逍遥”是这话语中的最高主体。据阮籍自己声称，他少年时代就学习剑法，像侠士那样轻狂放任（见于《咏怀》）。到了壮岁以后，史传又陈述他总是“登山临水，经日忘归”，或饮酒长醉，狂傲不羁。而“竹林七贤”的另一个成员刘伶，跟他一样有赤身裸体纵酒狂欢的无耻癖好（见于《世说新语》）。他们就此在流氓的语法里潇洒地行进。

然而，在事实的深处，隐士虽然睡了，可是他却内在地醒着。几乎所有史官都省悟到了这点。他们流露出那么多难抑的痛楚，似乎独自负荷着历史的全部苦难。以下的传说可以表明这点：阮籍经常独自驾着马车，毫无目的地漫游于旷野之中，直至穷途末路，就放声痛哭，掉头而归。存在的迷津引发了这个人的全部凄苦。

阮籍的哀歌明澈地注解了他的哭泣。他在《咏怀》诗里援笔写道：“独自伫坐于空屋，有什么人能够使我快乐？出门对着绵延无尽的道路，看不见过往的行人和车马。登上高处以眺望祖国，只见悠远阔大的旷野，飞鸟与走兽正在寂然离去。”这是用隐喻的方式宣告一种新的重大经验：在历经与土地、国家的分



南朝模印砖画“竹林七贤”：这些伟大的隐士标志着中国流氓精神所能企及的最明亮的高度。